

儿童文学
金牌作家书系

秦文君小青春系列

一小

代青

人春

的的

小大

青时

春代

小青春

XIAOQINGCHUN

● 秦文君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秦文君小青春系列

小青春

X I A O Q I N G C H U N

● 秦文君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 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青春 / 秦文君著. — 北京 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7.3 (2017.8重印)

(《儿童文学》金牌作家书系)

ISBN 978-7-5148-3767-4

I. ①小… II. ①秦… III. ①儿童小说 -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39302 号

XIAOQINGCHUN

(《儿童文学》金牌作家书系)

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责任编辑: 汪玥含

封面绘画: 华张一

内文插图: 华张一

责任校对: 刘成聪

著者: 秦文君

装帧设计: 高煜

责任印务: 刘宏兴

社址: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12号

邮政编码: 100022

总编室: 010-57526071

传真: 010-57526075

发行部: 010-57526568

网址: www.ccppg.cn

电子邮箱: zbs@ccppg.com.cn

印刷: 北京华宇信诺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: 11.25

2017年3月第1版

2017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字数: 122千字

印数: 20001-23000册

ISBN 978-7-5148-3767-4

定价: 23.00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(010-57526880)

目录



001	第一章	秘密
011	第二章	教室风云
022	第三章	谜
031	第四章	将军
039	第五章	五人行
048	第六章	结盟
059	第七章	罪恶的小芽
068	第八章	窘迫
075	第九章	风波迭起

目 录



089	第十章	夜深沉
101	第十一章	半夜受赏
110	第十二章	改选
120	第十三章	风暴将至
132	第十四章	消沉的日子
137	第十五章	奇怪的酒席
147	第十六章	心
155	第十七章	风暴
165	第十八章	成长
174	后记	不肯潦倒的人 李伟长



第 一 章 秘 密

不管在什么时代，男孩的天性里大抵都会冒出不甘心的火花。

伟义是翩翩少年的那会，在众人眼里是校篮球队的帅小子，响当当的班干部，别人并不知情，其实他很贪玩的，骨子里是随性的，散漫的，有了闲工夫会溜到红霞烟纸店，去喂一只猫。

这只猫以古怪著称，眼珠一只水绿，一只翠绿，其中水绿的那一只眼睛总在神秘地眨动，里面像有绿色的水波在涌动，阴气重重，幽灵才配有这样的眼睛。店主小爷叔叫它“海军男”——它是公的，长着一身带条纹的皮毛，深一道浅一道地间杂着，乍看像套着一件海魂衫。

海军男时常睁着那只水绿色的怪眼看伟义，叫一声“阿伟”——它叫过多次，很亲昵，是熟练的口吻，家常便饭一般。伟义注意到的，

它从不对着别人喊“阿伟”，说明这不是猫的口音含糊，而是专属称呼他的。

真是诡异不过的事。第一次听海军男亲昵地叫自己“阿伟”的时候，伟义刚好坐在店里装万金油的纸箱上，惊得浑身发冷，涂满万金油似的，屁股都挪不动了，不可思议呀：一只猫认得他，开口说人话，和他称兄道弟，大概是不妙的兆头。来往烟纸店里的人都说，伟义家住的1号宅院以及附近这一大片地方，老早是坟地。

伟义怀疑海军男是从坟墓地下蹿出来的鬼，生前是个年轻的水手，至于他本人，谁知道呢，也许前世是和这个水手经常来往的人，也可能是一只船上的猫。

一个平凡的早晨——这一天起初是索然无味的，和许多别的无数个早晨并无不同。伟义匆匆去学校。走出1号宅院的黑色大门，就是窄小的，直筒式的弄堂，一阵急风吹来，他感觉头皮格外轻快、凉爽，恍然想起前一晚，自己刚去理了发的。

伟义的头发长得茂密、发根很粗，到剃头白师傅那儿，几次被卡了剃刀，还发生了最狼狈的一幕，他的碎发被剪蹦，蹿至白师傅一嘴，遭到白师傅讨嫌的表情。

他微微皱眉头，对嫌弃过他的白师傅，也对所有冒犯过他，让他没面子的人，想到白师傅和那些人做梦也想不到被他给暗暗怀恨，他得意地吹了一声口哨。

拐出弄堂，便是南昌路，马路不宽，弯曲，像一条蛰伏的蛇。右手边是酱油店，平时那油乎乎的地方总散发着浓郁的酱萝卜味，

今早还奢侈地夹杂一点花生酱的香气，气味不难闻，配得刚刚好。

风劲了，凉意加重，伟义仰起下巴看看，天不蓝，整个是混沌的灰，载着重重的水汽，压下来。深色的暗云滚动着，在用力地孕育阵雨。伟义感觉到若有若无的雨点，稀稀拉拉飘来了，像天女散花。他在心里祈祷老天爷仁慈一些，不想阵雨兜头浇下来，把新剃的爆炸开的头发淋得稀里哗啦，他忌讳额发耷拉在额头上，像可耻的“叛徒头”，《红岩》里的莆志高是他最不屑的人。

他不会折回去取伞，家里有一把体面的黑伞，轮不到他来使唤，剩下的那几把笨重的油布伞，低廉而土气，遭他暗暗嫌弃，从不去碰。他想献给世界最完好的个人形象，跨着热情的步子跑向未来，不留下任何尴尬、蒙羞的片刻。

路，蛇身一般蜿蜒向前，看见红霞烟纸店的招牌了，伟义脸色绯红，莫名激动。烟纸店刚开门，门可罗雀，伟义见张靓在帮她爷叔卸最后一块排门板。她背对他，朝着另外的方向左顾右盼，像在盼望什么人。她爷叔搬挪门板的时候，她抱起了神神道道的海军男。

和那美丽身影隔开三四米远，伟义放缓脚步，默默在心里喊了三声“张靓”。

她并不回身，无什么心灵感应，继续向远处眺望，纤细的后颈对着他。伟义有点小失落，心里嫉妒海军男，它毛茸茸的尾巴翘起来，环绕她雪白的脖子，尾巴梢漫不经心地擦过她可爱的耳窝，布满软毛的身子在她鼓起的胸前蹭着，它对她的抚爱很不敬，慵懒而傲慢。

这时，一个戴大盖帽的男子走来，嚷嚷着：“来一包香烟。”

“大前门香烟整盒三角五分，光荣牌二角四分，可以拆开来买的。”张靓的声音很娇的，她回身的时候，见到了伟义，莞尔一笑。这小阿妹，长发披肩，笑容无邪，小脸像放光的苹果，眼睛如一汪流动的秋水，长长的睫毛扑闪，如可爱的密匝匝的小排扇。

她侧着身子，微微地蜷下双膝，去玻璃柜台里取香烟，人软软的，手背圆鼓鼓的，忸怩、烂漫的姿态，驱散了伟义心中的雾霾。

他心里涌起一种冲动，直叹自己没有王建生的口才，那家伙和张靓交往的时候，随意说出几句俏皮话，就能把她逗笑。伟义没有这等本事，他近距离和张靓相望的时候，头脑会产生奇异的空荡感，四肢僵直、发木，笨了许多。平时他这个能在朋友面前滔滔不绝的人，在她面前就口拙，像被妖怪降住了。

张靓脸小，身材不瘦，也不圆胖，可爱、娇柔，穿着粉红色的裙子，颜色稚嫩，粉嘟嘟的，伟义中意她穿的色系，纯女性化的。

她说：“伟义啊，赶紧走，阵雨要落下来了。”

“那，那，你呢？”伟义说，心里想：张靓不是也要上课吗？她们是同班同学。

张靓咯咯地笑，说：“伟义，我没事的。你走路，我骑马。”

她像花儿一般美，伟义放不下，多想延绵和她单独说说话的机会，但又怕对方怪他不听从她的话，产生厌倦。伟义装作不在乎的样子，爽快地起步，端着一班之长的架子，可不能让张靓小看，也不能像王建生那么皮厚，玩世不恭，丢男孩的脸——那家伙爱在张靓面前贫嘴，卖乖，耍一些无赖的小手段。

阵雨不请自到，蛮横的雨点大而密集，雨点降落前，似乎是圆空心的，但水滴摔在了肩头，就湮开来，成了扁扁的一大摊水。

伟义体内有幸福感在膨胀，延绵，这时候，淋雨变得诗意了，他微笑，昂首，一边快乐地耸肩，仿佛雨点是幸运的金币，落在了自己头上。他不在乎阵雨的袭击，并不是掩饰，而是真的感到了无畏。

他的心被温暖罩着，耳边留着张靓“伟义”长“伟义”短唤他名字的温柔语音，想象她焦急等待的人，正是自己。

朝右手拐一个弯，进入了雁荡路。雨，继续袭击而来，离开张靓视线能及的地方，伟义有点招架不住，两只手护住脑袋，把粗而高傲翘起的头发往下压了压，像野兔一般撒开腿跑。

在顾家弄的出口，伟义瞥见一个熟悉的背影，心里一阵狂喜。

他最要好的朋友老巴，挎着伞在前面走，那伞便是一把令伟义垂涎不已的轻便的黑布伞。不知怎么，这哥儿们在雨中拿着伞，却不打开，任黑伞像黑乌鸦黯然收拢起的翅膀。

伟义上前缴获那把黑伞，动作爽利如电影里游击队员“夺枪”。老巴未加抵抗，垂着脑袋，像一只万念俱灰的病鸟。

这很罕见，老巴平日低调，含蓄，沉稳，不是喜怒无常，阴阳怪气的男孩。他仪表清秀，柔软的头发自然中分，留出一条洁白得体的头路。雪白的衬衣领子永远像用牛奶漂洗过的。是个有小洁癖的美少年，很爱惜自己的名声，对人落落大方，不卑不亢，这派头，一看就知道是从有教养的大户人家走出来的。

巴家过去阔极了，伟义在那里享用过西区老大房的苏式月饼，浓

味奶油球糖，白蛋糕，等他吃完甜点，老巴还塞给他一块熏鱼或是牛肉干，说“吃了甜的，再吃点咸的压一压”。

如今，老巴家先后被抄家两次，殷实的家底掏空，伟义再去，吃不到高级的美味甜品，也没有了“压一压”的咸味作料。好在逆境中的老巴，依旧保持“奶油小生”的仪表，一尘不染，这不肯潦倒的人，让伟义心生佩服。

此刻的老巴失魂落魄，眉宇间缔结淡淡的愁云，神情颓废，含有阴柔的忧伤，一张精致的脸白寥寥，接近象牙白，嘴唇的颜色极淡，仿佛在水里浸泡很久，漂净了，不见一点血色。

伟义一边用胳膊肘捅老巴，这能体现哥儿们之间猛烈的亲昵，一边说：“嘿，依想啥心事？”

老巴不理睬，郁闷，沉静，像一块优雅而有凉意的玉石。

“你姐姐巴兰训你了？”伟义又问。

老巴心灰意冷，摇摇头。也是，巴兰是个大才女，性格孤傲得要上天，她瞧得起的人，天底下没有几个，其中有几个还都是死了不知多少年的古人。巴兰爱抢白人，朝人白眼睛，属于家常便饭，但对自己的弟弟却是无比宠爱的。

伟义皱眉头，出其不意地说了一句：“我知道，你隐瞒了我一个大秘密。”

“唔，轻点！”老巴猛地昂头，拽住伟义的手。

触碰到老巴的手，伟义都不自在，心里浮出异样的感觉。老巴的手，不似男孩的手，骨节突出，发硬，跟小阿妹的手似的，小而软，

指尖纤细，滑腻。

伟义甩掉老巴的手，用黑伞柄轻轻钩一下对方的脖领，开玩笑道：“不说出来，判你绞刑。”

老巴一副“事到临头”的模样，内心装着承受不下的心事。这家伙不仅手“女相”，长相也精巧，瓜子脸毛茸茸的，鲜嫩如蜜桃，眼珠漆黑，微微翘起的精致鼻尖透出娇弱，秀气，还心地单纯，看上去乳臭未干。要不是哥儿几个在夏天一起游泳，冲澡，伟义要怀疑这家伙和祝英台一样，是女扮男装。

“伟义，李伟义。”有个好听的女高音在叫。

是张靓，她坐在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后，就这么随便一坐，仪态万方，比谁都美。伟义兴奋地举了举黑伞，作为回音，不知她看见他没有，自行车一闪而过。

伟义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原来她说‘骑马’是这回事。前面的‘马’是谁在驾驭，没看清楚呀，老巴，你知道吗？”

老巴兴趣不在这里，还是苦着脸。

伟义对他施激将法，说：“拿出点男子汉气概来。”又对天发誓，说了不少疯狂可笑的话，还捶胸，信誓旦旦。无奈老巴不吃这一套，给软钉子，这优柔寡断的人，坚决起来的时候，拿出了这厉害的杀手锏。

伟义泄气地说：“算了，不说拉倒，憋死你。”

“不要催，我是没准备好。”老巴正色说，不觉得是欠了伟义一笔人情债。

“我爸说过，世上没人能把事情都准备好，伟人也料不到明天会是什么模样。不要慌，你说给我听，就像跟自己说一样，好兄弟就该这样啊。”伟义劝道，在强烈好奇心驱使下，他口才好了，能言善辩，好像超越了王建生。这一点，伟义本人也在暗暗惊讶。

“像跟自己说一样？听起来奇怪……”老巴嘀咕道。

中午，在回家吃饭的路上，伟义催问说：“到底想好没有？”

老巴说，“这不比寻常，像玩火一样，让火苗蹿出去，会坏事的。”

伟义恼火啊，黑着脸说：“我喜欢玩火，有种的话，你尽管说啊。”

最终，老巴不给伟义玩火的机会，推却说：“这事像一串葡萄，摘哪一颗给你好呢？好难的决定。”

接连碰软钉子的伟义，气得把眼珠子瞪出来了，两人不欢而散。

下午，王建生早早来邀伟义，说要和他结伴去学校，在一起吹吹牛。伟义不喜欢那家伙在自己家久待，王建生到了他家爱东翻西翻，随随便便，不把自己当外人。

两个人早一刻钟出门，王建生不断和路过的女孩搭讪，假模假样地说话，他对隐藏在那些小阿妹肢体语言背后的含义，都有自己的说法。不过那些异乎寻常的分析，能分析出小阿妹一个个都对他那么多情。王建生也爱和男生搭讪，打嘴仗，背后说人家一堆坏话。

伟义满心想的是老巴的秘密，恨不得追踪到底。他艳羡高明的侦探，机警干练，肌肉紧绷的警长。不单单为破案，还有撕开幕布的快感，他对漫漫无边的未知世界的好奇太广泛了。

作为少年人，伟义的好奇心像一头饥饿的小豹子，随时会扑出

来的。

伟义应付着爱惹麻烦的王建生，一路东张西望，想在半路上堵截老巴，问明缘由，还想对老巴坦白地说：“你不该这么害人的，说半句，留半句，我被秘密所折磨，心绪难宁，牵肠挂肚。”

可老巴缺席了，第一节语文课，他的座位是空的。下课后，伟义问教语文的娃娃老师，她姓柳，叫柳叶，脸上真的有对称而好看的柳叶眉的。她说：“哦，他请假的，说发了高烧。民间的说法还是有道理的，太聪明的男孩不好养……”

伟义不信，老巴看上去文弱，不堪一击，九级大风都能吹倒，其实筋骨好得不得了。小毛小病都没有，也许一百年不必吃药。这归功于老巴妈的手段，她会煲一种补汤，是祖传的方子，功效可比长生不老汤。

伟义猜想老巴是躲避自己，故意玩消失。老巴个性软，脸皮薄，不愿对他这好哥儿们说“不”。想到这一层，伟义一阵愧疚。那样的话，他算什么人？必须顶一个对朋友不仁的骂名。

老巴和王建生不同，是他最忠实，最有样子的伙伴，两个人惺惺相惜，平时形影不离。该亲密无间的人躲开了，伟义很不安定，陷入“身边乏人”的境地。

这个年龄，朋友是第一位的。伟义不想让老巴误会自己，要找老巴，和他摊牌，说明自己根本不在乎他手里的那一串“秘密的葡萄”。

转念一想，这虚伪的话，老巴会信吗？连他自己都不信，捏在老巴手里的，究竟是什么神秘的葡萄？行事笃定的老巴慌了手脚，

如临大敌，说明这不是一般的秘密。伟义想，不如采下这葡萄再说，能帮老巴一起过这关口——伟义根本不知晓，老巴的秘密沾不得的，好比一个被引爆的霹雳，是让他见识世界背后黑暗和危险的漏洞。



第 二 章 教 室 风 云

刚迈入 20 世纪 70 年代，伟义所在的东风东校，处在风云变化的“文革”浪潮中，校长和“有问题”的骨干老师关在“牛棚”里写交代。工宣队的白队长在管事，整个学校纪律混乱，气氛却严肃。报纸上提到的“复课闹革命”，到了东风东校就走样，校工宣队和白队长更重闹革命，经常组织学生听传达，集体唱语录歌，搞“忆苦思甜”，学工学农，参加各类集会和活动。至于复课，只是从几本薄薄的枯燥的教科书展开，不要求课程考试，几乎不留作业。

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这些话，只能在心里想想，或者私底下说说，伟义写作文的时候要引用，也是换成批判的口吻。

下午第二节，便是枯燥的工业基础课，新任班主任杨老师上课。

伟义认为自己和杨老师的关系已经毁坏了，每次杨老师讲课，

他心情难宁，抗拒的情绪四处流窜。今天也不例外，杨老师像察觉到了他的“肢体语言”，几次朝他这边瞪眼睛。

杨老师叫杨守业，师范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，眼睛细小，皮肤白皙，眉毛黑浓，英武之间透露书生秀气。他挺有本事的，原来是教初三的，因伟义他们班的班主任休产假了，由娃娃老师柳叶代理，纪律比较松懈还是次要，主要是每次要交大批判文章的时候，大家都不交，听传达，也有不少人溜走，快成了全校著名的后进班，杨老师临时来这接任班主任。

杨老师来班里亮相之前，伟义根本不认得他。班长刘孝逵从初三同学那得到消息，说杨老师一脸桀骜不驯，看上去锋芒毕露，其实手段阴险，早晚会把大家都“拿下”。另外，根据名字判断，杨老师的家庭出身不怎么样，估计是小业主或资本家。

经刘孝逵悄悄地四下撺掇，副班长伟义和另几个班委对杨老师有了抵触，决计共同出手，让杨老师知道他们这些人“不好惹”。

那天，杨老师初次踏进教室，伟义他们几个如小公鸡似的跳出来，连珠炮似的发问常人难解的问题，包括：电梯突然从十楼坠落，乘在电梯里的人和从十楼跳楼的人有区别吗？保温瓶为什么能保温？天空和海水为什么是蓝色的？为什么粥烧开了会溢出来？馄饨煮熟了为什么会浮起来？为什么不倒翁不会倒？为什么钢笔会出水？

杨老师侃侃而谈，像一个不倒翁，把这些都给镇住了。不用说，他们的刁难级别不够高，挑战杨老师的事，以大败告终。

伟义甘拜下风，只好考虑接纳杨老师。但因为他在该场合冲在